**由《诗经》中的爱情诗浅谈《诗经》的艺术特色**

《诗经》被誉为中国古典诗歌思想传统之源，此传统可概括为“反映现实、关注生活”两点。《诗经》半数以上皆由各地广为流传的民歌“风”构成，其思想特点注定与此是密不可分的。

《毛诗序》中有言：“在心为志，发言为声，自情动于中而行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诗经》中的民歌，都体现了这种“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创作思想，极其自然地将自己的劳动生活、爱情体验、被压迫被剥削的不幸命运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种种复杂的思想感情反映到诗歌中来。通过那些生动的文字所描绘的画面，哪怕跨越漫长的历史，后世的人们仍可近乎真实地窥见那个古老时期的社会生活与人民的情感风貌。这便是诗经所表现出的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而后的历代诗歌，大都在此光辉传统的照耀下，迸发出属于各自时代的生机。

无论在怎样的社会生活中，爱情永远是人类最动人的感情之一，爱情婚姻生活也注定是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故而从《诗经》开始，在所有反映现实和关注民生的中国古典诗歌中，对爱情和婚姻生活的歌颂和表现，理所当然地成为了不可割舍的、色彩绚丽的重要篇章。《诗经》的种种艺术特色与表现手法，也都在这些优美的文字中得以淋漓尽致地展现。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

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

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

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参差荇菜，左右芼之。

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诗经》的第一篇诗《关雎》历来受人们重视，对其题材的争论也从未停止过。古代有学者认为“君子”指周文王，“淑女”指其妃太姒，诗的主旨乃是歌颂“后妃之德”；亦有将这首诗读作统治者的求贤若渴；这些总归是难以定论的，但可以肯定的是，《关雎》其文字所直接描绘的，是一位男子在追求美丽贤淑的心上人时焦虑急迫、昼思夜想难以入眠的相思情景。

此篇引起了无数人的共鸣，“窈窕淑女”、“辗转反侧”等词汇，至今仍鲜活地跃动着。这样历久弥新的生命力不可不谓是奇迹，究其原因，正是《诗经》的现实主义特色。《诗经》中鲜明的是非观念和强烈的爱憎感情，无一不是以对现实生活的真实描绘为基础。诗中的主人公的情感绝非空洞而抽象的，而是有根可循的、有血有肉的真切感受。王右军所感“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也基于此。

《关雎》的开篇也很有趣味，不直接切入主人公对心上人的追求，却以“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起笔。这正是《诗经》的“兴”这一独特的艺术手法，即如朱熹所言，“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故又称作“起兴”。洲上水鸟和鸣，本就有求偶的意思，与后文有着内在的联系，故而以此起兴。而在部分诗篇中，起兴部分与后文主体并无直接关联，譬如《秦风·蒹葭》写对心上人的苦苦追求，却以蒹葭和白露开始，由此渲染出深秋独有的哀伤朦胧的氛围，为后文主人公的苦苦追求、可望难及添上了凄凉哀婉的色彩，这同样是要远胜过平铺直叙的。因物起兴，在表现上便带上了委婉曲折这一特点，而《诗经》所选取的起兴之意象，多取诸自然，无论是洲中关雎、蒹葭白露，抑或是夭夭之桃、零露蔓草，都成了后人亲切而向往的梦乡，读来也就饶有情致了。汉乐府中“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即为起兴在后世文学中的体现。

正如《道德经》所言，“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矣。”万事万物必然有其对立面，爱情也不外乎此，故而幸福往往是与痛苦相伴而生的。《诗经》中自然也有着对感情悲剧的沉痛控诉。《卫风·氓》便是其中最著名的一篇：

“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匪来贸丝，来即我谋。送子涉淇，至于顿丘。匪我愆期，子无良媒。将子无怒，秋以为期。

乘彼垝垣，以望复关。不见复关，泣涕涟涟。既见复关，载笑载言。尔卜尔筮，体无咎言。以尔车来，以我贿迁。

桑之未落，其叶沃若。于嗟鸠兮，无食桑葚！于嗟女兮，无与士耽！士之耽兮，犹可说也。女之耽兮，不可说也。

桑之落矣，其黄而陨。自我徂尔，三岁食贫。淇水汤汤，渐车帷裳。女也不爽，士贰其行。士也罔极，二三其德。

三岁为妇，靡室劳矣。夙兴夜寐，靡有朝矣。言既遂矣，至于暴矣。兄弟不知，咥其笑矣。静言思之，躬自悼矣。

及尔偕老，老使我怨。淇则有岸，隰则有泮。总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氓》的全篇仅六章六十句，在这并不算长的篇幅里，却能或通过对主人公的语言、行动的细节描绘，或通过对其思想感情的直白表露，详尽地记录了一段悲剧的爱情与婚姻的全过程，并将主人公在此过程中的期待与失望、快乐与痛苦、悔恨与愤懑尽数展现，这正是《诗经》艺术表现的一大特色。

除此之外，篇中的女主人公面对爱情淳朴天真，但在发现丈夫的欺骗之后坚强果敢，前后态度与思想感情对比鲜明，也揭露了《诗经》善于运用对比手法的特点。《诗经》中的对比并不一定是对立的，有时也是对于同一事物或同一类情感在递进的发展过程中的比照，正如《小雅·采葛》中一位男子对采葛姑娘的思念，一日不见，初是有如“三月”，继而有如“三秋”，乃至有如“三岁”。这些对比，无不加强了情感的表达，如此刻画出的人物，性格特征必然鲜明，塑造出人物形象也同样生动。《氓》中那位天真而果敢的女主人公形象，也就这样历经千载而未尝磨灭。

《唐风·葛生》乃是我格外钟情的一篇：

“葛生蒙楚，蔹蔓于野。

予美亡此，谁与？独处？

葛生蒙棘，蔹蔓于域。

予美亡此，谁与？独息？

角枕粲兮，锦衾烂兮。

予美亡此，谁与？独旦？

夏之日，冬之夜。

百岁之后，归于其居。

冬之夜，夏之日。

百岁之后，归于其室。”

这是一篇悼亡诗，或许也是绝大多数美满爱情的最终归宿。主人公想象着恋人在荒野荆草下长眠，慨叹其无人作伴，又何尝不是在表露自己的孤独呢？惟有自己在百岁之后与其同穴而眠，方是两人最终的归属。全篇无一句抒情，思念、悲痛等等情感却在字里行间处处可见，令人不胜酸楚与感动。

不难发现，本篇是由若干章组成，每一章的字句基本相同，唯有在某些关键处略有变化。这样一种重叠复沓的结构形式，同样也是《诗经》的一大特点。这种形式加强了诗的音乐感、节奏感，在一唱三叹之中，使主人公的思想感情得到充分抒发，以达到明显的抒情效果，也构成了《诗经》鲜明的民歌艺术特色。

“《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来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自兽草木之名”，《诗经》的内蕴已如此丰厚了，其中美感又如何能说尽呢？在此不过是从广广河汉中浅掬了一两掬罢了。